

大文化使者

王立群

题字

陈援 著

北京日报 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大文化使者

王蒙

陈援著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文化使者 / 陈援著.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80716 - 829 - 4

I. 大… II. 陈… III. 人物—访问记—中国—现代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5292 号

大文化使者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 6 号楼 303

邮 编: 100010

电 话: 发行部: (010) 65255876 65251756

总编室: (010) 65252135

网 址: www.bjd.com.cn/txcbs/

印 刷: 北京市耀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6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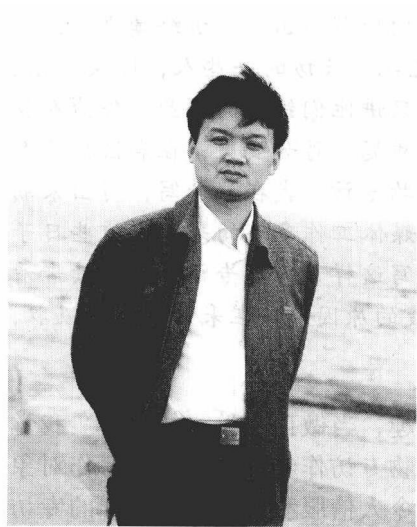
定 价: 60.00 元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多彩的文字 执著的精神

——《大文化使者》序

谭旭东



序言作者谭旭东。

认识陈援先生，是在尹世霖老师的诗歌研讨会上。陈老师是尹老师的校友，他是热心肠的人，富有才华，会摄影，文学创作水平也很高，还是一位优秀的文化活动组织者。按说他是我的老师，我顶多只敢给他的书写一个评。但陈老师却在暑假前写信，让我为他的新书写一个序，并坚持不让我在文中称他做老师，我只好在下文称他先生了。说实在的，心里很惶恐，但陈老师的性格我知道，他不摆长者架子，又那么真诚，我怎能不答应呢。

陈援先生这个集子的作品都属于人物专访，其中相当一部分写的是文化艺术名人，还有的是航空、医学、考古等科技行

大
文
化
使
者

业的领潮人物。写人物专访很难，首先需要作者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一篇专访要写好，不但要作者亲自采访，做好记录，还要实地考察，进行相关事件的了解。此外，还需要作者对所涉及的专业知识、文化背景做到熟练于心。所以很多报纸杂志都缺少像样的人物专访，谁能吃得起这种苦，谁愿意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写专访呀！我参加了很多新闻发布会、作品研讨会和新书首发式之类的活动，与记者接触得也很多，大部分记者都习惯于拿点现成的新闻通稿，写个消息什么的。

在《北京日报》等处读到陈援先生的系列人物专访，我觉得和一般新闻人写的专访还是有区别的。他的每一篇人物专访都有血有肉，性格丰满，事迹突出，文采斐然，而且他的每一篇专访里，都把人的精神升腾起来，因此每读一次，都有荡气回肠的痛快，也有激情洋溢的舒心，更有一气呵成的流

利。这部集子里的作品，都是写实的，但其文字里所散发出的美感，比很多优秀的纪实散文和报告文学，都要高出很多。因此，我更愿意把这部集子当做文学创作集，也希望大家用欣赏的眼光来打量它，而不是怀着猎奇的心态来翻阅它。

陈援先生在信中这样写道：

我写的人基本不属时髦明星，但确是自己“行当”中的佼佼者。他们都有着勤奋、励志、执著和百折不挠的动人故事。采访和写他们，对自己也是一个极好的学习过程。他们的专业，许多是我极为陌生的，就是有些了解，也是皮毛而已。和他们谈，是我学习的过程，回来学习他们提供的资料，消化采访材料，又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再以自己的理解写出来，讲给读者听，对自己也是一次挑战。特别是近年来受报社之托，采访的一些人，像梁华京、爱新觉罗·兆瑞等，他们不讲自己的故事，只讲他们钟爱的事业，作为人物专访如何立起人物来，对我来说又是一个个难题。再如安康，在震区搞无人机航拍，本是报告文学的题材，却要写成人物专访。我在试着写，写出来朋友们和读者反映还好，对我是个鼓励。一位媒体工作多年的老朋友前些日子看了我的一些专访，惊讶地说：“现在还有人写这样费力的专访，还有读者看这样的大块儿文章，令我感动。”我乐此不疲的原因是：在采访中学习汲取，在写作时挑战自己。

很显然，陈援先生把写作当做自己的乐趣，当做自己学习的机会。我觉得这种写作心态是非常值得敬重的。一位人物专访作者，对自己的写作对象怀有敬意，怀有虔诚之心，怀有深情，这是令人信服和钦佩的。这样的专访才能立起来，才能赢得读者的喜爱。

现在，媒体很发达，纸介质的、电子的，现实的、虚拟的，人们言说的空间大大拓展，但许多的文字背后，却少了真诚的人格和朴实的作风。人们习惯了用虚与委蛇的态度，用虚情假意的文字来对付读者，甚至为了哗众取宠，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人格，抛弃自己的良知。因此，在很多场合，很多媒体上，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读到的，都是些不可思议的话语和言辞。陈援先生的写作，无疑对当下的文风具有矫正作用。

说到这儿，我想谈谈自己对这部集子一些作品的印象。

《王定国：红色征途不老松》一文，写了王定国老妈妈，一位令人尊敬的革命前辈。一生中比传奇还奇特的经历，在老人口中，平淡地讲述；在陈援先生笔下，顺应了老人家淡定从容的心态，却又以深情的笔墨，感染着读者，可见采访者的工力和笔力。翻雪山，老人在山上冻掉了脚趾，作者抓住老人如今的一句话：“在雪山上，晚上睡着了。人多被子少，盖不着，脚冻僵了。

一摸，就断了，冻掉了嘛！”尽展革命老人的高尚情操；过草地，描写老人作为红军女战士为毛主席在背包上晒烟叶，表现了艰苦卓绝的征途上其与毛主席的革命友情；讲述老人衣线缝出和谢觉哉谢老的革命爱情；独家披露毛主席只请谢老夫妇进餐祝贺刘思齐结婚……无一不是从大处着眼，小处落墨，却又处处体现了老红军王定国妈妈的革命情操。特别要提的是改革开放后，老人又以高龄和大手术后的孱弱身体，再走长征路那一段。在泸定桥上，她推开随从人员，“只身在100多米的桥上走了个来回。这哪像一位90岁高龄，负过战伤，30年前又做过大手术的老人？这才是一位参加过举世闻名的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豪情依然在，壮志薄云天！”作者简练而又饱蘸激情的笔触，写出了这位中国现在仅有的一位最高龄，又是在长征路上行程最长的女红军的精神和气概。老人那句“我是红军啊”，给人以深深的震撼。

《梁华京：大文化使者》这篇的主人公很有传奇色彩，文物收藏家梁华京献身于文物事业，为中华文化竭尽了全力。他参与编著了《中华明清珍档词典》、《汉英明清历史档案词典》，为刘欣编著的《清代皇宫珍藏品》一书作了序，热心襄助《爱新觉罗·毓嶙回忆录》的出版，作为策划人拍摄了《清宫秘档》多集电视专题片……正如陈援先生所说的，梁先生“作为收藏家，他更注重的是国家的‘家’。身为炎黄子孙，他有机会接触皇宫秘档，向国内外宣扬高端的民族文化精粹，是他毕生所愿”。陈援先生在来信中说到《安康：惊心动魄的震区航拍》这一篇，本来可以写成报告文学的，但由于报纸的需要，只好遗憾地写成专访了。其实，这一篇已经具有报告文学的特质了，陈援先生用饱含深情又生动优美的文字把安康这位热血男儿的风采展示出来了。安康儿时就有个梦想：“让镜头插上翅膀，用鸟儿的眼睛看世界。”在汶川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他就和自己的团队，奋不顾身地奔赴灾区，利用自己研发的无人驾驶飞机的技术，为抗震救灾义务航拍，为国家、为灾区有效地开展救灾提供了第一手地理资料，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这篇专访里，陈援先生高高地举起了像安康和他的团队那样的无私奉献的精神。《崔永平：我就不信在中国没有皮影博物馆》也是一篇感人肺腑的佳作。崔永平，我国著名的北京西派皮影艺术家，一生追求艺术，为了弘扬传统文化，自费建起了私人皮影艺术博物馆，用执著的爱，谱写了一曲艺苑华章。还有《田秀梅：第一个接触“田园洞人”的女人》也是一篇很值得欣赏的专访。田秀梅，一位来自河北农村的苦难女人，用自己的爱与勤劳的品格，赢得了幸福平和的生活，也用自己的执著和热情，发现了北京猿人的遗骨，创造了考古史上的纪录……在陈援先生笔下，刘欣、黎白、王金璐、周炳、水恩海、胡旗、金志扬、向红丁、孟和、爱新觉罗·兆瑞、尹世霖、梁大兴、刘韧、刘正辉、

董寓榕、陈慧华、宋建文、高贵根、王兴治等等各界优秀人物的性格跃然纸上。从这些可敬的人物身上，我们发现了艺术的天地是那么迷人，科技的世界是那么惊人，文化的力量是那么巨大，经济的精髓是那么值得深思；我们找到了人的精神，也理解了陈援老师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他高超的艺术境界。

可以说，陈援先生这部人物专访集是一部文化的、历史的、科技的、经济的教科书，也是一部中华优秀儿女的英雄传奇，更是陈援老师认真做人、痴心为文的见证！相信陈援先生还会用灿烂的文笔写出又一部令人难忘的人物专访！

（作者系北方工业大学副教授、评论家、文学博士）

目 录

序：多彩的文字 执著的精神 谭旭东 / 001

王定国：红色征途不老松 / 001

附：增进中韩友谊的社会活动家王定国老妈妈 胡 旗 / 010

梁华京：大文化使者 / 015

附：做好民间友好往来的使者 苏 北 / 024

刘欣：文化使者扬国魂 / 034

附：来自中共丹东市委书记薛恒的一封信 / 048

王金璐：武生泰斗传奇 / 050

金志扬：求索在追“球”路上 / 058

水恩海：心中有大爱 / 068

周炳：我亲历的驼峰飞行 / 077

曾彩美：离开刘绍棠的日子 / 085

黎白：苍天佑我大写小红军 / 096

沈澈：让民俗摄影走向世界 / 105

胡旗：珍藏照片“讲述”的故事 / 114

爱新觉罗·兆瑞的楹联人生 / 119

汪尧民：画北京是我一生必做的事 / 127

董寓榕：东风催动“拍坛”春 / 133

宋建文：中国古玩市场的耕春人 / 141

孟和：世界上有一种骨科支架“姓”孟 / 150

附：堪称骨科神医的老同学

——我对孟和大夫的感受 尹世霖 / 160

向红丁：当好百姓的“糖尿病教授” / 162

耕耘者的收获

——记“教师作家”尹世霖 / 171

田秀梅：第一个接触“田园洞人”的女人 / 181

安康：惊心动魄的震区航拍 / 191

高贵根：大师身后的大匠 / 200

梁大兴：缝布老虎的“大老爷们儿” / 210

刘韧：圆梦剪纸屋 / 219

刘正辉：让京胡奏响“绿色音符” / 228

崔永平：我就不信在中国没有皮影博物馆 / 237

胡鹏飞：让北京兔儿爷“火”起来 / 246

马兰真：一个人的京东弦子书 / 254

中国医药、医疗行业管理教育的“第一人”

——访中国医院经营管理学院缪南院长 / 262

陈慧华：在春风中放飞美丽 / 274

走遍西藏 / 283

王兴治：清华池里“拔”神奇 / 292

华人金融家王人庆 / 301

联合国的“气候英雄”罗红 / 310

赵福和：黄羊滩上“牧羊人” / 318

郑小提：记忆在嘹亮的军歌中 / 326

跋：

读你读我读人物

——陈援人物专访集《大文化使者》 彭 俐 / 333

文友陈援 蒋 力 / 334

《大文化使者》读后有感 张云新 / 337

碧松梢外挂青天

——读陈援先生的人物专访有感 张森森 / 339

编者的话 徐华宇 / 342

王定国：红色征途不老松

王定国，1913 年出生于四川营山县，谢觉哉同志夫人。14 岁参加革命，1933 年参加红军，1935 年参加长征，曾三过雪山草地。曾任营山县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营山县妇女独立营营长、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文工团服装道具股股长、延安市妇联主任、陕甘宁边区机关党支部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



红军老干部王定国。

担任国家内务部机要科科长、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谢觉哉同志的秘书、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等职，曾任全国政协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委员。担任过中国干部管理学会及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中国老龄委员会顾问、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如今，95 岁高龄的王老依然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书画家。老人革命热情不减，头脑清晰，继续发光发热。2008 年 12 月 26 日，是毛泽东同志 115 岁诞辰，让我们随着王老讲述和毛主席在长征途中的往事，一起回顾这位永葆革命青春的老人感人的传奇故事吧。

长征路上她“帮”了毛主席一个“小忙”

1935年，中央红军北上抗日，随军的剧团里有一个身材瘦小的女红军，负责服装、化妆、演出杂务工作，她就是王定国。早在参加红军之前就入了党，还担负过地方革命负责人的王定国，由于平时就爱唱爱跳，被抽调到剧团来做宣传工作。今天，王老是这样讲述她的宣传队的：“山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走前面，当拉拉队，大家看了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王老至今还记得当年的歌：庆祝苏维埃发展的歌、骂卖国贼的京剧二黄调等等，“金沙江流水响丁当，常胜的红军来渡江……”一首《渡金沙江胜利歌》还唱得声情并茂。她说跳舞是李伯钊教的，比如《八月桂花舞》。长征路是异常艰苦的，剧团、宣传队要比别人多走了几乎一倍的长征路。部队行军时，剧团必要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还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有人说：举世无双的中国长征，红军是靠一双脚板走了两万五千里的，那么，宣传队员可能要走五万里了。可是，王老如今说起来却很不以为然：“就是来回跑，多走了一些，也多不了一半，也就多走了三分之一吧！”那也得八千里呢！



韩国前总理李寿成（前右）拜访王定国（前左）。

红四方面军的很多仗打得很惨烈，王老记得：“百丈关战斗，当时敌人把路全部都堵住了，不让我们走，牺牲了很多。剧团的人也参战，我们枪很少，大家都背着乐器赶路，手里有扁担之类的棍棒。也不是空手打仗，用棍棒打。有时候敌人不是正规军，是土豪的队伍，他们也没有什么枪。他们听国民党的指挥，不让我们过，拦着我们。我们就和他们打，冲开一条血路。”

现在，人们都知道长征是艰苦卓绝的，女同志吃的苦比男同志更多。王老说：“那时都不知道苦了，有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冲出一条路，无路可退。我们想的，就是打开一条路，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和其他部队会合。男女没有什么区别，打仗时不是说女的留下男的打，而是大家一起打。”但是，她承认：“过草地很艰苦，仗打得也很苦。草地没有路，敌人多，我们人少，我们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打，打得好就赢了，打得不好，人就没了。可是，打了胜仗以后，剧团要去慰问我们的战士，我们去唱唱歌、跳跳舞，欢迎归来的战士，他们就不想战斗的事了，忘记战斗的苦了。”



王定国题字：韩中堂——韩中交流委员会。左起：梁华京、李万峻、王定国、谢飘、李寿成。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的中央机关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在懋功会合，在庆祝红一、红四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的联欢大会上，王定国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中央领导人。

王定国随剧团经过毛儿盖来到卓克基，为过雪山做准备。就是在这里，

王老与谢觉哉偶然相遇，后来结成了终身伴侣。仓德山是红军战士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那之前，战士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上山时还是阳光明媚，爬到半山腰就云遮雾罩，寒气袭人。等爬到山顶时，气温更是急转直下。爬上来时刚出了一身大汗，紧接着被冷风一吹，顿觉腰背冰凉。战士们的双手被冻得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也仿佛要被冻掉一般。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王定国和剧团的战友们仍然坚持着为同志们鼓劲，他们用自己的歌声和呼喊唤起同志们的斗志。

过草地时，王定国的体重仅有50多斤。说起那段经历，王老笑着说：“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啊！踩到泥潭里就要陷下去了。”是的，在过草地时，有多少战友就在身边陷进了沼泽，再没能爬出来。过草地时，最可怕的还是饥饿，绵延两万五千里的长征，红军战士们没有充足的口粮供给，能够果腹的仅仅只有野菜和草根。但是，即便是野菜和草根也不可能支撑那么多的队伍一次次地采集，更何况有的“野菜”和“草根”是有毒的，长征的途中，就有许多战士因为误食了有毒的“野菜”，而永远地留在了草地中。

长征路上，王定国一直非常幸运，她熬过了饥饿，躲过了敌人的子弹，走过了随时可能吞噬人生命的草地。但是就在1936年，她的身上留下了永久性的创伤。当时，他们要翻越的雪山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空气稀薄，终年积雪，在雪山顶上，她的一根脚趾永远留在了那里。近年来，有人采访王老，问到她长征期间“丢”了个脚趾，她是这样轻描淡写地说的：“在雪山上，晚上睡着了。人多被子少，盖不着，脚冻僵了。一摸，就断了，冻掉了嘛！”作为一个年轻的红军女战士，她没有为自己的这根脚趾掉一滴眼泪。问她伤心不伤心，她回答说：“没什么伤心的，死活都说不准了，伤心？又不是我一个人，那么多的人，伤心什么？”我们总说革命者的情怀，王老以极平常的语气所说的往事，是不是最最感人的情怀呢？

虽然，长征的道路是异常地艰苦和曲折，但是，王老记得更多的是艰苦中的快乐。

她以轻松的口吻，说起和毛泽东主席过草地的往事：那时，毛主席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也不骑马，徒步前行，还一路用浓重的湘潭口音给大家鼓劲儿。主席爱抽烟，长征途中没烟叶，小战士们就主动帮毛主席一个小忙：“我们是在同一条路上啊。他一路要抽烟，没的抽啊！我们就找没有毒的树叶子，采下来，背在背上晾干，然后给毛主席，他弄弄就抽。”毛主席一路上抽着战士们为他卷的树叶香烟，和战士们说笑着，主席的乐观也同样感染了王定国，让她更加坚定能战胜这艰险的征途。

衣线缝出了革命伴侣

王定国的原名叫王乙香，1913年2月4日（农历腊月二十八）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的一个佃户家庭。困苦的生活迫使她早早地挑起了重担，六七岁的她，就要到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挣钱。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家也难逃噩运。由于没有粮食，她的妹妹被活活饿死了，父亲也因过重的压力病故了。无奈的母亲卖掉了乙香三岁半的二弟，才安葬了乙香的父亲。为了活下来，她只好把乙香给了邻村的李家当童养媳。川东地下党中心县委委员杨克明以“布客”身份来山区开展工作，乙香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她从退婚、剪长发、解放小脚开始了闹翻身、求解放的征途。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迎接红四方面军许世友部进驻营山，先后任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营长。1935年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王定国所在的红四方面军与中央机关纵队一起住在雪山下的藏族寨子卓克基，两个方面军都在为过雪山做准备。有一天，王定国和剧社的几个战友正在山坡下休息，一位留着胡子的老同志拿着一包衣服向王定国走来。“胡子”微笑着对王定国说：“小同志，请你帮帮忙，要过雪山了，请帮我把两件单衣合起来装上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她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后来被毛主席和党中央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同志。谢觉哉比毛泽东还年长十几岁，在长沙第一师范小学曾和毛泽东同为教员，谢老古文底子好，深得毛泽东敬佩，视为老师，并在1925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天，王定国送去缝好的衣服的时候，“胡子”老同志远远地招呼她，还特地嘱咐她要准备一些辣椒，过雪山时可以御寒。

1936年12月5日，剧社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敌人以为找到了红九军的军部，飞机、大炮都用上了。苦战中，剧社弹尽粮绝，伤亡惨重。敌人扑来，身材单薄的王定国举着刺刀向敌人冲去……终因寡不敌众，剧社余下的30多人被敌人抓住了。“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幸运的是：一贯疯狂屠杀、活埋红军战俘的马步芳，认为“剧社有用，留着不杀”。强迫红军战士为他们唱歌跳舞，并且提出扩大剧社。

趁剧社扩大的机会，王定国和战友们把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红军女干部

掩护进剧社，张琴秋就是其中的一位。西征中，张琴秋任西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是敌人悬赏 1000 大洋捉拿的红军将领。被俘后，她化名苟秀英，装成烧火做饭的炊事员。得知这个重要情况，王定国同战友们商量，以剧社都是小孩不会做饭为名，提出让“苟秀英”来剧社当炊事员。敌人没有发现破绽，张琴秋顺利来到剧社掩护了身份，躲过了一劫。张琴秋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女副部长，王老尊她是“没有军衔的女将军”。

据王老回忆，除了一位党文秀烈士以外，剧社的团员后来都被组织上营救了出来。党文秀牺牲得很冤枉。有一天晚上，白崇禧来青海视察，国民党组织了一个欢迎晚会，要剧社演节目。党文秀跳舞时不小心把鞋子甩到桌子上，打掉了茶杯，敌人以为是甩来的手榴弹，吓得白崇禧都跑掉了。后来还把党文秀给枪杀了。

组织上派来一个叫张文彬的来联系营救西路军，又在兰州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大家亲切地称之为“八办”，从这里有几千人被送回到八路军。王定国获救后就积极参加“八办”的工作，经她手救出许多同志；也是在“八办”遇到了谢觉哉。担任兰州“八办”党代表的谢觉哉，通过来接关系的人了解了被俘人员的情况。在他的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录：“张掖有地下党，支部里有个女委员叫王定国。”等见了面，谢觉哉认出：这个王定国就是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而王定国觉得眼前这位长征中的年长者不仅是位德高望重的上级领导，一位将自己从敌人魔掌中解救出来的救命恩人，更是一位可以生死相托、胜过兄长的亲人。缝“羊毛衣”的棉线，成了结连理的红线。回忆起和谢觉哉的结合，王老只说“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一个是长征途中年龄第二大、学富五车的革命家，一个是没有文化、风华正茂的红军女战士，能成为紧紧相依的革命伴侣，还有赖于时任“八办”处长的彭加伦。彭加伦为“八办”留住了这个干练的女干部；还以谢觉哉日夜奔波操劳，身边也需要一位好帮手为由，劝说王定国留在谢老身边。1937 年 10 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就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一个革命家庭。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

1971 年 6 月 15 日，谢觉哉与世长辞，王定国为失去良师、战友、丈夫而痛不欲生。1978 年，即谢老去世 7 年之后，按照胡耀邦“你最主要的任务是将谢老的遗著收集整理发表，这将对党的重大贡献”的要求，王定国开始清理谢老留下的手稿、日记。作为谢老的终身伴侣，王老得天独厚地有了学文化的机会。这使得她在之后的 6 年里，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谢觉哉传》、《谢觉哉书信集》、《谢觉哉日记》、《谢觉哉评传》、《谢觉哉文集》等多部历史文献。能把谢觉哉一生心血的结晶奉献给党和国家，王定国感到莫

大的欣慰。

毛主席说：“谢老有福，有个贤内助。”

和谢老一起在延安时，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王定国几次获得边区劳动模范和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当时王定国把谢老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组成一个生产小组。“在我们小组种的地里，收获的茄子像小盆一样大，大白菜一棵就16斤重，喂的几头猪滚瓜溜圆，又宽又厚的猪背可以平平稳稳地放个脸盆。猪和蔬菜都在边区生产展览会上获了奖。”王定国尤其自豪的是，毛主席看了展览非常赞赏，称赞王定国等人是边区妇女中的豪杰，是边区机关工作人员的典范，还亲自给王定国题写“再接再厉”4个字作为嘉奖。王老至今还记得，那时每当收获新鲜蔬菜，谢觉哉总要自己动手摘收第一茬时鲜送给毛主席。出于和谢老的特殊关系，毛主席对谢觉哉所赠蔬菜从来都照收不误，有时还让杨家岭的管理员到谢家来拿。1988年，王定国去西柏坡展览馆参观时，见到了当年延安杨家岭的那位管理员，他对往事也历历在目，记得那时毛主席常常风趣地说：“谢老好哇，堂客（即妻子）又勤劳又贤惠，”“谢老有福，有个贤内助。”

毛主席对谢觉哉、王定国夫妇的特殊关照情分也有鲜为人知的细节：毛主席的儿媳刘思齐，在毛岸英牺牲后，主席将她视作女儿，一直催她再组织新家庭。1962年刘思齐结婚，毛主席邀请谢老夫妇去中南海便餐庆祝，让人送去亲笔写的条子，条子上写明这次就是只请谢老二人，不请其他人了。

王定国不但是谢老的贤内助，也是谢老聪慧的学生。她非常勤奋，她活到老，学到老。从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女子，成长为今天能写书、赋诗、作画，都得益于她的吃苦精神和有谢觉哉这样一位好伴侣、好老师。谢老不但手把手地教会了她认字、习文，还教会她做诗、写书法和绘画。1994年，她写作出版了一本约十几万字的纪实性自传《后乐先忧斯世事》。书名取自谢觉哉赠她50岁生日时作的诗。2008年5月3日，“老红军王定国书画展新闻发布会暨《王定国书画集》首发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隆重举行。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上将将为书画展题词：“丹青难书是精神”。200多位老红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属、著名书画家等到会祝贺。她的绘画作品《雄鸡一唱天下白》及《红军不怕远征难》、《记腊子口》、《八年抗战忆延安》、《红军西进歌》等，是老人对红军、对长征的情深礼赞。那幅《强渡嘉陵江》：江水翻腾、乌云密布，炮火击起了数道冲天水柱；冒着枪林弹雨，红军战士们划着木船向对岸拼死攻击的气势磅礴画面，生动地再现了红军战士英勇不屈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她充满激情地说：“这是根据自己的记忆，画出红军战士当年强渡嘉陵江

的场面。我要把过去和现在能记起来的事情，用笔画写出来，留给后人。”高超的绘画技巧和亲历者饱蘸激情的笔墨完美的结合，使得这一幅幅作品，有了动人心魄的震撼！此情此景，非老红军亲历者，他人莫及！

永不停息的长征脚步

谢老走了，王老离休了，但她那双走过长征路的双脚，并没有停止。1983年，王定国重访甘肃，了解到一批当年滞留在甘肃、青海的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现在生活困难。她认为，当年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及后果，不能由这些无辜的战友承担，而且，这些人都已经到了风烛残年，现在不解决，后人不了解这段历史，更难以解决。于是，她和伍修权一起，自费跑遍河西走廊，越乌鞘岭，跨湟水河，顶戈壁烈日，迎祁连朔风，为的是一项几十年前没能完成的任务——营救西路军流散人员。

她曾与陈云夫人于若木等同志，发起挽救失足青少年活动，足迹遍布中国；她曾在76岁高龄时重返草地，在川北22个县考察，为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出谋划策；她曾在94岁高龄时重走长征路，探望还健在的老战友和房东乡亲……她真是个闲不住的革命老人，她的人生长征正在愉快地进行着！

2003年，老人的小儿子谢亚旭就向母亲提起：为了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想让母亲“重走长征路”。这个建议令王定国非常高兴，对怎样重走长征路，王老自有打算，那就是“看看红军遗址，看看健在战友，看看老区百姓”。在儿女们的一致支持下，2004年6月，王老到达四川省天全县，这是她重走长征路的第一站。在高海拔的二郎山前，王定国听说县里雇了顶滑竿要抬她上山，气愤至极，她大喊：“我是红军啊，我自己能上去！”在泸定县的大渡河边，面对湍急的河水和摇晃的铁索桥，九旬的王定国老人推开上前搀扶的人，只身在100多米的桥上走了个来回。这哪像一位90岁高龄，负过战伤，30年前又做过大手术的老人？这才是一位参加过举世闻名的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豪情依然在，壮志薄云天！如果，晚生的后代，要理解红军长征的话，就请记住王老这句看似平常的“我是红军啊”吧！它是对伟人诗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最好的诠释！

晚年的王老是一名公认的著名社会活动家。1984年以来，她参与筹备成立了中国文物学会，并担任副会长，促成了《国家文物保护法》的颁布；她倡导成立了山海关长城研究会，并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组织有关电视台拍摄了许多专题电视片，促进了对长城的宣传、保护；参与筹备成立了中国干部教育协会，担任常务副主席；她还同于若木一起积极投入挽救失足青少年